

6085/162

苦竹杂记

周
作
人

岳麓书社印行

12285/1602

《苦竹杂记》目录

1. 小引·····	1
2. 《冬天的蝇》·····	2
3. 谈金圣叹·····	7
4. 《醉馀随笔》·····	15
5. 关于王韬·····	18
6. 关于焚书坑儒·····	22
7. 孙蕢绝命诗·····	25
8. 《煮药漫抄》·····	28
9. 刘青园《常谈》·····	32
10. 《柿子的种子》·····	37
11. 《如梦录》·····	41
12. 《拜环堂尺牍》·····	44
13. 读禁书·····	49
14. 杜牧之句·····	52
15. 笠翁与随园·····	56
16. 两国烟火·····	60
17. 文章的放荡·····	65
18. 情书写法·····	70

19. 关于禽言	72
20. 谈油炸鬼	76
21. 《古南余话》	81
22. 儿时的回忆	86
23. 畏天悯人	91
24. 入厕读书	95
25. 《广东新语》	100
26. 《岭南杂事诗抄》	106
27. 《隅田川两岸一览》	111
28. 《幼小者之声》	117
29. 蒋子潇《游艺录》	122
30. 模糊	129
31. 说鬼	132
32. 郝氏说《诗》	136
33. 谈土拨鼠	142
34. 关于活埋	147
35. 日本的衣食住	156
36. 关于日本语	166
37. 市河先生	170
38. 《我是猫》	174
39. 《和文汉读法》	178
40. 《日本话本》	182
41. 文字的趣味(一)	186
42. 文字的趣味(二)	190

43. 情理	194
44. 常识	196
45. 责任	198
46. 谈文	200
47. 再谈文	202
48. 谈中小学	205
49. 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	208
50. 北大的支路	211
51. 后记	215
校订记	219
索引	223

1. 小引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苦竹”一条云：

“山阴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谢灵运《山居赋》曰，竹则四苦齐味，谓黄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乌末苦，顿地苦，掉颡苦，湘簟苦，油苦，石斑苦。苦笋以黄苞推第一，谓之黄莺苦。孟浩然诗，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馀。”苦竹有这好些花样，从前不曾知道，顿地掉颡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晓得味道与戴山的戴怎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讲竹的这一条中云：

“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案绍兴制锡箔糊为“银锭”，用于祭祀，与祭灶司菩萨之太锭不同，其裱褙锡箔的纸黄而粗，盖即苦竹所制者欤。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第十一则云：

“酈道元注《水经》，山阴县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夫。山阴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画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与之，霜苞雪翠，触目兴感为何如也。”此蔼然仁人之言，但与不佞的意思却是没有干系耳。

廿四年六月十三日，于北平。

2.《冬天的蝇》

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五月间出板的。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说也凑巧，他们一样地都是东京人，就是所谓“江户子”，年纪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两人前不属自然派，后不属普罗文士，却各有擅场。谷崎多写“他虐狂”的变态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则当初作耽美的小说，后来专写市井风俗，有《露水的前后》是记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们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读本》，又有《关于现代口语文的缺点》一文收在《倚松庵随笔》中。我读他们两人的文章，忽然觉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不过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于详细自然并不全是一样。

说到文章我从前也很喜欢根岸派所提倡的写生文，正冈子规之外，坂本文泉子与长冢节的散文，我至今还爱读，可是近来看高滨虚子的文集《新俳文》与山口青村的《有花的随笔》，觉得写是写得漂亮，却不甚满足，因为似乎具衣

冠而少神气。古来的俳文不是这样的，大抵都更要充实，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虽然如横井也有纯是太平之逸民，始终微笑着写那一部《鶉衣》者也不是没有，谷崎永井两人所写的不是俳文，但以随笔论我觉得极好。非现代俳谐师所能及，因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实，不是今天天气哈哈那种态度。《摄阳随笔》里的《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在《倚松庵随笔》里有《大阪与大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蝇》内有文十篇，又附录旧稿八篇为一卷曰《墨滓》。卷首有序六行云：

“讨人厌而长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蝇。想起晋子的这句诗，就取了书名。假如有人要问这意思，那么我只答说，所收的文章多是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还未立春的时候所写的也。还有什么话说，盖身老矣，但愈益被讨厌耳。乙亥之岁二月，荷风散人识。”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长七岁，虽亦自称老朽，纸上多愤激之气，往往过于谷崎，长辈中唯户川秋骨可以竞爽，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若岛崎藤村诸人大抵取缄默的态度，不多管闲事了。《冬天的蝇》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欢，第二篇云《枇把花》，末云：

“震灾后自从银座大街再种柳树的时候起，时势急变，连妓家酒馆的主人也来运动议员候补这种笑话现在想听也听不到了，但是这咖啡馆的店头也时常装饰着穿甲冑的武

土土偶，古董店的趸卖广告上也要用什么布珍品之炮列运廉卖之商策这种文句了。

“我喜欢记载日常所见闻的世间事件，然而却不欲关于这些试下是非的论断。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与趣味是太辽远地属于过去之废灭的时代也。……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复念那古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上文里仿佛可以看出些感伤的气味，其实未必尽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评〉中云：

“大正三四年顷，我将题为〈日和下駄〉的〈东京散策记〉写完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駄（晴天履）去寻访古墓，实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学的先阵了。”所以他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二十年来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讨厌或是讨厌人因此也由来已久，〈冬天的蝇〉不过是最最近的一种表示罢了。前年出版的〈荷风随笔〉中有〈讨厌话〉与〈关于新闻纸〉两篇文章，对于文人记者加以痛骂，在〈日和下駄〉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话，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写，

“日本现在与文化已烂熟了的西洋大连的社会情形不同，不管资本有无，只要自己想做，可做的事业很不少。招集男女乌合之众，演起戏来，只须加上为了艺术的名号，就会有相当的看客来看。引动乡间中学生的虚荣心，募集投稿，则文学杂志之经营也很容易。借了慈善与教育的美

名，胁迫软弱的职业艺员，叫他们廉价出演，一面强售戏券，这样开办起来，可以得到湿手捏小米的大赚头。从富豪的人身攻击起手，渐渐得了凶头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满的时候巧妙地摇身一变，成为绅士，摆出上流的样子，不久就可做到国会议员。这样看来，要比现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容易的国家恐怕再也没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这样的处世法的，那么他宜自退让，没有别的法子。想要坐市内电车去赶路的人，非有每过车站时不顾什么面子体裁，把人家推开，横冲直撞地蹦上去的蛮勇不可。若是反省自己没有这样蛮勇，那么与其徒然在等候空的电车，还不如去找汽车不经过的小胡同，或是得免于街道改正之破坏的旧巷，虽然龟步迟迟，还是自己蹒跚地去步行吧。在市内走路，本来并不一定要坐市设的电车的。只要忍受些许的迟延，可以悠悠阔步的路现在还是多有。同样地，在现代的生活上也并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义去做便吃不成饭。只要不起乡下绅士的野心，留了胡子，穿了洋服，去吓傻子，即使身边没有一文积蓄，没有称为友人之共谋者，也没有称为先辈或头领之一种阿谀的对象，还可以经营优游自适的生活的方法并不很少。即使一样去做路边摆摊的小贩，与其留了胡子，穿了洋服，用演说口调作医学的说明，卖莫明其妙的药，我也宁可默然在小胡同的庙会里去烙了小棋子饼卖，或是捏面人儿也罢。”

一抄就抄了一大串，我也知道这是不很妥当的。第一，这本不是《冬天的蝇》里边的文章。第二，永井的话在中国

恐怕也难免于讨人厌。抄了过来讨人家的不喜欢，我们介绍人对于原作者是很抱歉的事，所以有点惶恐，可是翻过来说，原作者一句句的话说得对不对，我可以不必负责，因为这里并不是在背圣经也。

六月十五日。

3. 谈金圣叹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孟心史先生在《心史丛刊》二集中收辑得不少。有些记圣叹临死开玩笑的事，说法不一致，但流传很广。王应奎《柳南随笔》云：

“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许奉恩《里乘》转录金清美《豁意轩录闻》云：

“弃市之日作家信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云：

“金圣叹临刑时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圣叹平日批评诗文每涉笔成趣，故临死不忘趣语，然则果痛耶快耶，恨不起圣叹问之。”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卷一云：

“当人瑞在狱时，付书于妻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廖柴舟《二十七松堂

集》卷十四《金圣叹先生传》云：

“临刑叹曰，砍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柴舟生于清初，甚佩服圣叹，传后记曰，“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如此云。”查卷七有《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后记云“予于丙子岁来吴”，计其时为康熙三十五年，距圣叹之死亦正三十五年，此种传说已在吴中流行，如或可据则自当以廖说为近真耳。传中又记圣叹讲《圣自觉三昧经》事，说明圣叹字义及古诗十九首不可说事，皆未见他人记述。《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有矍斋二序，一曰《才子书小引》，署顺治己亥春日同学矍斋法记圣爰书，有云：

“唱经仆弟行也，仆昔从之学《易》，二十年不能尽其事，故仆实以之为师。凡家人伏腊，相聚以嬉，犹故弟耳，一至于有所咨请，仆即未尝不坐为起立为右焉。”二曰叙《第四才子书》，即杜诗，署矍斋昌金长文识，无年月，盖在圣叹死后矣，末曰：

“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句，余感之，欲尽刻遗稿，首以杜诗从事。”此又一说也。我们虽不能因此而就抹杀以前各种传说，但总可以说这金长文的话当最可靠，圣叹临死乃仍拳拳于其批评工作之未完成，此与胡桃滋味正是别一副面目也。顺治癸卯周雪客覆刻本《才子必读》上有徐而庵序，其记圣叹性情处颇多可取，如云：

“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

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又云：

“每相见。圣叹必正襟端坐，无一嬉笑容，同学辄道其饮酒之妙，余欲见之而不可得，叩其故，圣叹以余为礼法中人而然也。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豪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晋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圣叹之为人盖甚怪，在其临命时，与同学仍谈批书，故亦不妨对狱吏而说谐语欤？而庵序中又记圣叹刻书次第云：

“同学诸子望其成书，百计怂恿之，于是刻《制义才子书》，历三年又刻王实甫《西厢》，应坊间请，止两月，皆从饮酒之暇诸子迫切而成者也。己亥评《唐才子书》，乃至键户，梓人满堂，书者腕脱，圣叹苦之，间许其一出。书成，即评《天下才子必读书》，将以次完诸才子书，明年庚子《必读书》甫成而圣叹死，书遂无序，诸子乃以无序书行。”廖柴舟传中亦云：

“兹行世者，独《西厢》，《水浒》，《唐诗》，《制义》，唱经堂杂评，诸刻本。”但《制义才子书》至今极少见，问友人亦无一有此书者，查《才子书汇稿》卷首所列唱经堂外书总目，其已刻过者只《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

书》、《必读才子书》等四种，亦不见制义一种，不知何也。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二有嵇永仁与黄俞邨书，说圣叹死后灵异，眉批云：

“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尺牍新钞》刻于康熙元年壬寅，批当系周雪客笔，时在徐而庵为《才子必读书》作序前一年。夔斋而庵雪客的话应该都靠得住，总结起来大约制义还是刻而未成，所以说有亦可，说无亦未始不可也。

世传有鬼或狐附在圣叹身上，曰慈月宫陈夫人，又曰渤大师，钱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三有《天台渤法师灵异记》，记其事云，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乩，是也。释戒显著《现果随录》一卷，有康熙十年周栎园序，其十九则纪戴宜甫子星归事，附记云：

“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棄渤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这可以考见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的时和地，也是很有兴味的事，但不知为何在他各才子书批评里却看不出一点痕迹，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只查出《水浒》序题崇祯十四年二月，或者事隔十三年，已不复再作少年狡狴乎。

《心史丛刊》二集中云，“袁枚《随园诗话》，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按圣叹所著之文皆存于所批书中，其诗仅见随园称道一首。”刘继庄《广阳杂记》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后云：

“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圣叹在《杜诗解》卷二注中自引一首，云：

“曾记幼年有一诗，营营共营营，情性易为工，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不觉闲风日，居然头白翁。此时思之，真为可笑。”又圣叹内书《圣人千案》之第二十五中云：

“昔者圣叹亦有一诗。何处谁人玉笛声，黄昏吹起彻三更，沙场半夜无穷泪，未到天明便散营。”但此一首亦在《沉吟楼借杜诗》中，为末第二首，题曰《闻笛》，未到作不得。我却喜欢最末一首，以首二字为题曰《今春》：

“今春刻意学庞公，斋日闲居小阁中，为汲清泉淘钵器，却逢小鸟吃青虫。”

鬻斋识语云，“唱经诗不一格，总之出入四唐，渊涵彼土，而要其大致实以老杜为归。兹附刻《借杜诗》数章，岂惟虎贲貌似而已。”《借杜诗》只二十五首，然尝鼎一脔，亦可知味矣，但刘袁二君所引不知又系何本，岂唱经堂诗文稿在那时尚有写本流传欤。

圣叹的散文现在的确只好到他所批书中去找了，在五大部才子书中却也可找出好些文章来，虽然这工作是很不容易。我觉得他替东都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序》最好，此外《水浒》《西厢》卷头的大文向来有名，但我看《唐才子诗》卷一那些谈诗的短札实在很好，在我个人觉得还比洋洋洒洒的大文更有意思。《杜诗解》卷二，自《萧八明府实处觅桃

裁》至《早起》，以四绝一律合为一篇，说得很是别致，其中这段批语也是一首好文章：

“无量劫来，生死相续，无贤无愚，俱为妄想骗过。如汉高纵观秦皇帝，喟然叹曰，大丈夫当如此矣。岂非一肚皮妄想，及后置酒未央，玉卮上寿，却道，季与仲所就孰多？此时心满意足，不过当日妄想圆成。陈涉辍耕垄上曰，富贵无相忘。此时妄想与汉高无别，到后为王沉沉，不过妄想略现。阮嗣宗登广武观刘项战处曰，遂使孺子成名。亦是此一副肚肠，一副眼泪，后来身不遇时，托于沉冥以至于死，不过妄想消灭。或为帝王，或为草窃，或为酒徒，事或殊途，想同一辙。因忆为儿嬉戏时，老人见之，漫无文理，不知其心中无量经营，无边筹画，并非卒然徒然之事也。羊车竹马，意中分明国王迎门拥簪，县令负弩前驱。尘羹涂饭，意中分明盛饌变色，菜羹必祭。桐飞剪笏，榆落收钱，意中分明恭己垂裳，绕床阿堵。其为妄想，与前三人有何分别。”又《早起》题下批语亦佳，可算作一篇小文，原诗首句“春来常早起”下注云：

“此句盖于未来发愿如此，若作过后叙述，便索然无味，则下句所云幽事皆如富翁日记帐簿，俗子强作《小窗清记》恶札，不可不细心体贴。”读之不禁微笑，我们于此窥见了一点圣叹个人的好恶，可知他虽然生于晚明却总不是王百谷吴从先一流人也。

〔附记一〕一两个月前语堂来信，叫我谈谈金圣叹